

一、夢醒

梅長蘇未曾想過自己可以再度睜開雙眼，他似乎睡了很久，身體有些僵硬，口舌有些乾燥，可慶幸的是吃下冰續丹後，屬於林殊的氣力沒有消失，他可以感覺到身體裡面有一股氣流在流動，流經他全身的穴脈，這是他十多年來渴望的熟悉。

雖然這時候比較令他在意的是他身處的這個房間，山水畫作與幾幅字帖，有古玩珍寶，還有精緻小巧的裝飾物，書案上整齊放著筆墨紙硯文房四寶，有著規矩中的張狂，這房間他好幾年沒來了，自他去了江左盟，還有他入了金陵以後。

心中一絲淡淡的苦澀襲來，蘭晨並不在房間裡面，不知道是不是又到藥材室去了，多年來他總可以在那裡看到對方，想辦法替自己配置藥方。

「先不要去打擾他吧。」梅長蘇閃過了這個膽小的藉口，替自己開脫先不要去見蘭晨的理由，他怕蘭晨沒有原諒自己，去了他不知道能說些什麼，甚至可能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對方或許眼神中還帶著憤怒或失望，沒有立足點要求對方接受自己的道歉，畢竟一切源頭是來自他的任性，他失信於蘭晨的諾言。

他又閉上眼睛，瑯琊山的氣候溫潤，微涼而宜人，卻讓他心裡有些不安，躺下去全無睡意，他是睡得太久了。

坐起身子，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一個小腦袋瓜就往他的懷裡撲了過來。

「蘇哥哥！」少年的聲音還有些稚嫩卻宏亮，一雙眼抬起頭看著他，小臉蛋似乎因為哭太久而紅撲撲的，眼眶裡頭還轉著淚水，梅長蘇心疼地替他擦去淚水，捏著已經哭紅的鼻子，笑著說道。

「飛流別哭，再哭下去，待會你蘭晨哥哥都要說你哭難看了。」

飛流聽到蘭晨的名字，生氣地噘起嘴來，「壞人，討厭。」語氣裡頭充斥不滿情緒，梅長蘇還想這孩子還是那麼討厭蘭晨，誰讓對方那麼愛逗飛流，不然在他看來，蘭晨是最疼愛飛流的那個人，比自己對飛流的疼愛更甚。

「好好好我們不說他，待會讓他給飛流準備點心好嗎？」一面說，梅長蘇卻東張西望起來，沒道理飛流都來了蘭晨卻不出來見自己，至少也該給自己劈頭一頓罵，這都比讓他猜測好多了。心裡壓著事情沒讓他好過，掙扎了一番還是決定去藥材室看看。

踏入藥材室卻沒見到那總拿著鉢研磨藥材的人，蘭晨那些專用的器具，梅長蘇卻也沒有看見，當他正準備去其他房間找人時，久未見面的蘭老閣主卻出現在他的面前。

「不知蘭老前輩何時已經歸來，長蘇未能親迎還請老前輩海涵。」一個躬身拜過，梅長蘇心裡想著莫非是蘭晨將蘭老閣主請回來才保住他這一命的。

「你就不用這麼客套，我有些話要跟你說，你隨我來吧。」蘭老閣主語氣神情間帶著凝重，他們又回到蘭晨的房間裡頭，兩人對坐久久沒有開口說一句話。

「長蘇啊，這會兒林殊是已經死的人了，這身分該做的事情完成了，你也該放下那些了，別再管朝廷政治。我琅琊閣不方便留你，你大可以繼續回去經營江左盟，往金陵關於你的一切情報我們會幫你封鎖的。」沒留給梅長蘇拒絕的餘地，蘭老閣主說完只等著對方回答。

「長蘇謹記，絕對不會再給琅琊閣添麻煩。」做得夠多了，梅長蘇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放下朝政與國家，逍遙而去。應過蘭老閣主的要求，才正要開口詢問蘭晨去向，對方像是早已看透他的心，「他人在後山上，你要想看他就去吧。」蘭老閣主顯得有些冰冷，沒再多說就起身離去。

蘭晨應該又是去看他娘親了，自幾年前閣主夫人去世後，老閣主親手將人給埋在後山上，蘭晨時不時就會替娘親帶一些花，沒有固定哪一種，而是他覺得好看便採，還會帶上一些糕餅點心，陪著娘親聊天說話。梅長蘇看到幾次過，蘭晨去了後山回來，眼眶都給哭紅了，他明白那人有多麼愛自己的娘親，就算在別人面前佯裝堅強，卻掩飾不了曾傷心難過。

帶著飛流上了山，這後山小路上的雜草被除得乾淨，像是沒多久前才剛有人來過一般，心臟狂跳沒有規律，這時候他發現自己對於面對蘭晨這事情，比自己想像中還要更緊張。

來到閣主夫人的墳前，沒看到蘭晨的身影，準確來說，他看到的是除了閣主夫人以外的另一個小墳，石碑上刻著「蘭晨」二字。梅長蘇的手有些顫抖，恍惚了神智以為自己是看錯了，他抱著那一塊冰涼的大理石，嘴裡低低念著「蘭晨、蘭晨……你同我開玩笑的吧？」

一旁的飛流拉著梅長蘇的衣角，指著蘭晨的墓碑說道，「壞人在睡覺。」蘭老閣主他們應該就是這麼告訴飛流的。

他抬起頭望著天空，「是啊、他睡著了。」隱隱約約這整件事情是與自己脫不了關係的。

回到瑯琊閣中，蘭老閣主面前已經倒好兩杯茶了，他終究會回來問所要的答案。

「那天晨兒和飛流將只剩一絲生命跡象的你帶回來。」睜著雙眼目光裡有著銳利，像是要望穿梅長蘇這個人。

「多少人告訴他不要救了，這白費力氣的苦差事，誰想接？但我就偏偏生了一個傻兒子。」痛徹心扉像是不想多說下去，蘭老閣主有多麼恨眼前這個人，是他奪走他唯一的孩子。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命換命，要比當初你中火寒毒的時候更大量的鮮血，一天一大碗為你續命，但相對的他的命就會像焚燒的蠟燭，漸漸消殘。當我接到消息趕回來的時候，晨兒的氣幾乎已經要斷了，而你就這麼躺在床上，氣色已漸漸紅潤。」話說到最後剩下的是咬牙切齒，梅長蘇是不敢聽下去，這一條命本不該讓他繼續苟活，他笑蘭晨太傻，怎麼能為了救人連自己都不顧呢？

「你走吧，為了晨兒好好活下去。」下了逐客令，梅長蘇自知不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帶著飛流走出瑯琊閣的大門。

或許今日一別，將難以再踏回這裡。

他面向後山的方向拜了過去，惆悵無法消散。

「蘭晨啊，答應你的事情，這回我一定不會失信的。」就算蘭晨已經看不到了，他梅長蘇也要完成，那個曾經的約定。

另一頭瑯琊閣裡，一位老舵主剛巧看到離去的梅長蘇，回頭問著還在書房裡寫字畫的蘭老閣主，苦笑了笑，問著「你何不就老實告訴他呢？」

蘭老閣主放下手裡的筆墨，沒好氣地看著那人，「我兒子為他苦了這麼多，我又何須告訴他一切，不如不要告訴他，若有緣他們自會有的，若沒緣分，何須又苦了我晨兒一次。我欠他爹的情誼已清，本不該再告訴他更多事情。」想來就算見面，是否還有原本的情緣，都是造化了。

二、往日不復

梅長蘇回到江左盟後，寄了一封信給靜妃娘娘還有蒙大統領，告訴他們他還活在這世界上的事情，請他們務必保密，「林殊已向世人別過，所以不便再提，長蘇意外活了下來，已經不再回金陵城，此次寫信於你們是認為你們是世界上最可信之人，由向告知還活著的訊息。至於霓凰，我不捨讓她再為我等待，尤其今我心中已另有所屬，實在對不住她；而至於景琰今江山尚未穩定，我這一離朝就不便再回去，只希望別讓他再掛記，好好做一位明君。無論如何，還望兩位替我保守這個秘密。」

送完信後，梅長蘇開始整天魂不守舍的事情所有人都看在眼裡，連聽著正事都會走神，大家看不下去了，便只好由黎剛他們去處理事務。

有時候他會央求吉嬪做粉子蛋，那白淨軟糯的湯圓配上在甜酒釀裡頭隨著蛋花順進喉嚨，有點醉又有點甜的滋味，藺晨喜歡吃的就是這樣的東西嗎？放下瓷碗，明明是一碗甜品，怎麼他卻越吃越難以嚥下，心頭一陣酸澀。

回想起總在自己耳邊聒噪不休的人，梅長蘇頓時發現原來自己周遭多麼安靜，那時候成立江左盟後藺晨依舊會時不時來叨擾，所有人都知道有這麼一位瑯琊閣少閣主喜歡來蹭吃蹭喝；到了金陵也還有鴿子會替自己傳訊息，有時候是他需要的朝廷機密，又有時是閒話家常的叨唸書信，這時候什麼都沒了，坐在江左盟偌大的寢室裡頭，那是一種寂寞，由裡到外的。

望著窗外一成不變的景色，腦海中想的是以前藺晨對自己說的一些話語，無關緊要的小事也好，或是自己初到瑯琊閣的第一年，那時藺晨開始習醫，晚上在他耳邊唸的藥材名稱。記得兩人相處的每個片段，他多麼習慣有對方的日子。

「藺晨……」一聲叫喚，沒有人應聲，那人的笑容已經那麼遙不可及了，其實自從將冰續丹給自己後，藺晨已經很久沒有對他嶄露笑容了。

又怎麼能夠怪對方，蘭晨這十幾年來極力想救回他的命，而梅長蘇卻逼著對方，近乎是親手送他上路的方式。那一雙救人的妙手，因為自己染上血腥，替他殺出一條血路；因為自己無法停止顫抖，做了送往死路的藥丹。

答應了他所有任性要求，梅長蘇欠了還不清的債，此時卻找不到債主。

「你這會兒把我救回來了，又有什麼用？」以命換命，留著他獨自活著，將他曾經拋出去的狠心還回來，痛苦得無法喘息。

蘭晨曾經問過他，「你現在還愛那位霓凰郡主嗎？」他看得出對方問得小心翼翼，緊皺著眉頭等待他的答案。

「林殊還愛著霓凰，那是初戀與最初的悸動。」至少他所有的少年懷春，都獻給了那個曾經是少女的人，然而現在光陰即逝，有許多事情早已改變了。

「但我現在比較喜歡你，梅長蘇喜歡的是蘭晨啊。」已經做不回林殊了，他也明白有許多東西，是只能屬於梅長蘇的。拉著蘭晨的手，另一方的暖意讓他微涼的指尖有了溫度。

梅長蘇還活著，但似乎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

「飛流，我們過陣子一起去看猴子好不好？」現在的他能想到的只有這麼多，去一趟旅程，替蘭晨看過那些景色，回來他再上瑯琊山，告訴對方他所見所聞。

「看猴子，去！」少年依舊如頑童，明白得吃喝玩樂，他只知道那是壞人答應過自己的事情，沒有心思多想，他多麼快樂地想著可以與自己的蘇哥哥出去玩了，壞人果然是最厲害的。

出遠門的那一日許多人都來送行，宮羽滿臉不捨，卻只能做一些點心讓兩人給帶上，就算想跟上去也不合適，畢竟本來就是那三人自己的旅程。一顆心掛念繁繞情絲，她看著依舊有些失魂落魄的宗主，是明白自己無法替代那位曾經的蘭少閣主在宗主心目中的地位。

若不是國家朝政，若不是背負著赤焰血案，或許梅長蘇早與蘭晨奔走天涯，那段最苦楚的日子，其實唯有蘭晨讓梅長蘇做回最像林殊的樣子，可以開懷而笑，可以與人傾訴自己心裡的怨恨。那不是看不出情感冷冷清清淡淡的梅長蘇，他能哭能笑，甚至會幼稚的跟蘭晨搶奪那最後一塊桂花糕，淡雅的桂花香氣，半透明的甜品美麗精緻，眼看著蘭晨哭笑不得，嚷著他「梅長蘇你這幼稚鬼！」的模樣，那時候的他是調皮的林殊，享受著捉弄人的樂趣。不用管權謀詭計，不用一雙手翻攪風雲，蘭晨像是一方清流活水，成為他最大的慰藉。

桂花糕是蘭晨自己做的，梅長蘇特別喜歡那滋味，香甜溫順，清冽的香氣與蘭晨髮梢上常有的花草香很像。每當蘭晨做這道甜品，身上總會縈繞著桂花香味。

「蘭晨你莫不是擦了香粉。」他總喜歡調侃對方一身香，卻在那人身後將人環抱。

「梅長蘇你找死啊！」蘭晨稍稍皺起眉頭，有時候他真搞不懂梅長蘇怎那麼喜歡故意逗他，這樣拌嘴讓他覺得對方真不像個病人。

回憶終究成為過去，當人已不在了，一切都像是虛無縹緲。昨天那盤吉嬭做的桂花糕，梅長蘇連動都沒動一下，擱著等人收下去。他或許開始討厭桂花糕的滋味了，因為這會讓他不停想起那個人已經不在的事實。

或許他的心也擱在某一處，沒有帶走。

向江左盟眾人拜別，梅長蘇的眼中依舊空洞無神，帶著飛流其實他不確定自己真正是要去哪裡，或許就照著蘭晨告訴他的那些，一步步尋著路，或許……他可以找到一個答案，解開他心中的苦楚。

「蘇哥哥，壞人！」上路沒多久，飛流卻感覺到不太對，他記得壞人答應過，要陪他一起去看猴子，怎麼這時候只剩下蘇哥哥？他急得呼喊著梅長蘇，想著蘇哥哥是不是忘記要叫壞人起床了。壞人起來沒看到他們一定會生氣的，接著自己就又被欺負。

看著飛流，梅長蘇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回答，說了實話飛流大概是不會懂的，更何況生離死別對這孩子來說還太遙遠，他不忍心的。

「飛流乖，你蘭晨哥哥太累了，讓他再睡一會，等下次他再跟我們一起去好不好？」拉著少年的手輕輕摩娑，如果真的只是睡著就好了。

難得有些懷疑梅長蘇的話，飛流猶豫了一下才點點頭，捱著梅長蘇繼續踏上旅程，他想只要帶好玩好吃的回來，那壞人應該就不會生氣了吧。

繼續往第一站——霍州。

三、似是伊人

氤氳熱氣飄盪，他們倆人將身子都泡入溫熱的泉水裡頭，撫仙湖產溫泉，蘭晨當時也是聽聞這溫泉有療癒舒心的功效才選擇將之排入行程裡頭。

不聽話的飛流將水往梅長蘇潑灑，得到一個還擊。自上路以後便是這樣，飛流發現他的蘇哥哥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不能陪自己玩了，甚至比壞人更會玩。一路上蘇哥哥都緊皺著眉頭，飛流只好陪他玩，這樣蘇哥哥就會笑了。

一直到抵達霍州，滿街熱鬧的市集讓兩人看傻了眼，這竟比金陵感覺起來還要再熱鬧一些，多了幾分人情味。

兩人先到附近去投了店，訂了間雙人上房，店小二態度一下變得客氣，熱情的為他們介紹這附近有哪裡可以去，並說道這晚上還有畫舫會在湖上表演，加上會在水上施放煙花，那可美極了。

「飛流，蘇哥哥先帶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啊？」

一聽到有好吃的，飛流笑得可甜了，拉著梅長蘇的袖子，連連應了好幾聲。

梅長蘇看著這孩子高興的模樣，想想自己至少得好好照顧著他，儘管他現下還有些無心欣賞景緻風光，但對飛流好一點，蘭晨也會開心的。

他對不起的就是這兩個人，一個他信任而無所顧忌的任性，一個信任他卻差一點被丟下。

他們點了兩碗過橋米線，上了諸如粑粑、大理餌塊、破酥包子、冰糖蓮藕粉、玫瑰糕等點心。

舀起一口滑順香甜的冰糖蓮藕粉，店家特地用得涼爽好入口，蓮藕的香氣在嘴裡擴散，飛流配著其他點心吃得歡快。

接著米線被送上桌來，熱騰騰的湯底放入多汁的金華火腿與鮮美的雞肉薄片，加上幾片菜葉點綴，最後放入煮好的米線，飛流小心翼翼地吃著，梅長蘇卻沒注意到般，一匙熱湯下口就燙了舌頭。

急忙喝了口涼茶，他失神地太厲害了，而這樣的經驗以前好像也有過，記得當時蘭晨還沒心沒肺地笑他。

「哈……我們梅大宗主竟然是個貓舌，舌頭伸出來我看看哈哈……」沒形象地笑著，在梅長蘇眼裡卻是好看，豪放不羈地爽朗。

「那可要請我們蘭少閣主替我降溫了。」那原先是一句玩笑話，在他意識到自己碰到蘭晨那柔軟的唇瓣以前。

那個吻並沒有持續太久，他只是伸出舌頭在裡頭滑過那人整潔的貝齒，當時本該更加激烈的吻，在他不堪的身子強烈咳嗽下作結。

回味起來雖然有些唐突，蘭晨卻也沒說些什麼。

他沒有要自己忘記，卻沒有要他永遠記著；兩人沒有明確在一起，卻總不小心做了情人間的歡愉之事。在他們還沒在一起前，梅長蘇不懂這到底是怎麼樣的複雜關係。

飽食足飲後，他們趕在畫舫表演開始之前去泡溫泉，兩人嬉戲如常。刻意或者真心的笑，梅長蘇至少明白蘭晨是多麼用心。

湖上畫舫上表演的姑娘們個個身材姣好，一點不輸金陵城裡兩大樂坊的才情，一看便是蘭晨會喜歡的。飛流雖然看不懂，但這會兒熱鬧的氣氛他卻是很喜歡的，梅長蘇意興闌珊只顧著品嘗仙露茶回甘餘韻。

「壞人！」突然飛流的一聲大喊引起了梅長蘇注意，眾人裡頭有個正在舞劍的人，留著一頭長髮飄逸，面前掩著薄紗，那雙桃花眼勾人心魄，分不清是男是女，只覺得無法移開目光。長劍在手卻不剛硬，宛若絲絛柔軟，卻像是能招招致人性命，美麗而隱含殺機，一舞一動越看越像蘭晨常常練習的那套劍法。

愣在原地的梅長蘇一直到那人一鞠躬才回過神，飛流早已上前去拉住那人，大嚷著「壞人！一起玩。」

「這位小美人怕是認錯人了，哥哥我不是什麼壞人，還有事先走了。」透過薄紗隱約看到對方淺淺一笑，梅長蘇怕是要確認那真的是蘭晨了。飛流卻很不高興，那是壞人啊！為什麼他不理自己，自己偷偷跑出來玩不跟他們一起。

「蘇哥哥。」看著沒有動靜地梅長蘇，他卻有些不知所措，那是壞人，不是嗎？

回過眼，蘭晨已經消失在人群中，煙花散落在夜晚的天空，帶著清冷而迷人。

一直回到客棧，梅長蘇的楞神才稍微恢復，他是親眼看到蘭晨的墓碑在自己面前，蘭老閣主的憤怒也不像假的，那方才那人到底是誰？

言行舉止與蘭晨如此相仿，但那人卻說自己不認識飛流，這不像是逗弄，他可以從對方眼神裡看出一股高傲的冷冽，那是唯一與蘭晨不同的地方。

梅長蘇覺得自己瘋了，他並不笨卻釐不清這事情，若蘭晨還活著，他為什麼不想見他們？又或許他只是想蘭晨了，想得有些入魔了，錯將一個相似的公子當成是對方。

後來幾天，梅長蘇依舊會到畫舫上看那人有沒有表演，但卻像消失了一般，再也沒有出現過。熱鬧的舞蹈樂曲，舞姬婀娜多姿，進不來梅長蘇的心。他問過了那開畫舫的人，得到的結論是，那不過是個臨時上去舞劍弄藝的公子，沒有人認識他。只記得為人頗為瀟灑，將得來的那些賞錢大半都給了街頭那些乞食的孩子們，似乎早已離開霍州也說不定。

眼底的情緒複雜而柔情，「藺晨，到底會不會是你？」是你的話，你為什麼就不願意見我，還蓋了墓碑謊稱自己死了，你還恨我嗎？

出了這趟遠門，原先想釐清的思緒反而更加混亂。如果藺晨真的想躲他，怕是一輩子都找不著了；如果他們還有緣分，終究是會再見的。

「不管怎麼樣都好，我多想再見你一面。就算你恨我，我也希望你過得好。」過去是藺晨對他無悔的付出，現在該由他了，至少讓他確認對方還好好活在世界上，梅長蘇心裏至少可以安心，至於那心裡的波瀾，可以稍微得到平息。

飛流這幾天的心情卻非常不好，比方蘇哥哥丟下他自己上畫舫玩，或前幾天壞人說不認識他，他覺得自己的兩個哥哥都變了，都是壞人，不跟自己玩了。

飛流從包袱裡頭拿出壞人以前送給他的娃娃們，精緻可愛是他們三人的造型，是壞人一針一線縫出來的，他很喜歡所以時時帶著，現在能陪他玩的卻只剩下這些娃娃。他將娃娃抱在懷中，眼眶紅紅的，淚珠緩緩地掉了下來，緊緊抱著娃娃們。

「飛流，不喜歡。」如果他們沒有去金陵多好，蘇哥哥不會差點死掉，壞人不會現在看到他卻說不認識他。就算因為去了金陵認識了水牛、其他哥哥們還有庭生弟弟，那些都沒有蘇哥哥和壞人重要。

回到客棧的梅長蘇，看到在床上睡著的飛流，手裡還緊緊抱著娃娃們，因為哭過還留著的淚痕讓他於心不忍。

「對不起，飛流。」他應該要照顧好這孩子，而不是因為衝動而不顧飛流。

看著飛流手中的娃娃，梅長蘇知道想藺晨的不只有他。不管怎麼說，飛流都是藺晨寵著長大的，嘴裡說著討厭，但卻總是乖順，飛流不是打不過藺晨，而是不想讓喜歡的人受傷，實際上進的了飛流心的人，寥寥可數。

「蘇哥哥。」察覺到動靜的飛流緩緩睜開眼睛，拉著梅長蘇的衣服用有些稚嫩的嗓音叫著對方。

「飛流，明天要去下一個地方啦，好好休息。」溫柔地摸著少年睡得凌亂的髮絲，看飛流只是點點頭，又回到夢鄉裡。

吹熄了燭火，那一夜梅長蘇輾轉難眠。

四、夢中流轉

梅長蘇聽見那小孩輕輕哼著曲，他認得出來這人，小時候的藺晨，那一身藍要比成年後的那身要更淺一些，手腕上有一條老閣主夫人送給藺晨的手環，是淡藍色方解石珠串成的，還穿插了幾顆白玉石。

那時候聽人說的，藍色方解石是為了讓太過多情者，或為情所困者，可以較冷靜清明自在生活，而送予他人。

瑯琊閣生於江湖，本就與朝堂不想有任何瓜葛，藺老閣主與林燮也只以友之身分見面，從未有想過插管那些國家之事。最終還是因為林燮之死，梅長蘇應是苦求才幫了一把。

藺晨則是用情最深的，當他接受了自己愛梅長蘇這件事情，整個人就陷入了。也難怪當初，老閣主夫人那麼擔心藺晨因為情感而人生走得坎坷。

一串手環的功效，哪能及得上無悔的愛恨嗔癡。藺晨動用瑯琊閣的資源，傾力的救他、幫助他，在需要時快鴿傳信給他所需要的訊息，讓他離了朝堂多年，卻比誰都還要了解大梁的情勢。

小藺晨突然站在梅長蘇面前，用好奇的眼神看著他。

「美人哥哥，你怎麼會在這裡，是爹爹的朋友嗎？」這裡屬於瑯琊閣的私人屬地，一般外人是被禁止進入的，而梅長蘇卻一直不被限制在這個範圍裡。

只是這時候小藺晨問他這問題，他有些難以回答，與瑯琊閣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卻說不上一個正確的。

他並非與蘭老閣主是友人，那是上一代關係，說結為同盟的友幫，那瑯琊閣其實並不需要自己庇護，而與蘭晨之間……他更說不上那複雜的關係，究竟屬於哪一種。

其實不應該將一個孩子的問題放在心上，尤其這不過是個夢。

「哥哥你陪小晨玩好不好？你長得比閣裡的姊姊還好看，小晨喜歡你。」孩童的發言充滿著孩子氣，儘管多年後的蘭晨依舊是如此。梅長蘇抱起那小身版，軟綿綿的身子像真實一樣，他都要忘了這只是個夢。

「你想玩什麼呢？」無奈嘆息，多久蘭晨很少再要求他做事情，除了……那碗算不上什麼的粉子蛋，還有那一句肝腸寸斷，要他不上要戰場的怒吼。

「我們來玩家家酒，閣裡的姊姊們說小晨也好看，可以扮新娘，可是小晨沒有新郎，哥哥願不願意娶小晨？」童言童語裡，梅長蘇卻看到了小孩眼中閃過的那麼一點認真的情緒。

他將人摟進懷裡，像是宣示，又更像是承諾，「我一生只娶你，只會娶你，無論你是否變了，是真實、虛幻，或者生死，我梅長蘇就要你蘭晨一個。」

放開一次手，他明白一個人可以讓他寢食難安，讓他所做一切都不像自己。他以為過去赤焰血案家人對他帶來的傷痛，國仇家恨，那些再也無法回去的歲月是他一輩子最痛。

但蘭晨陪著他，讓景琰替赤焰翻案，跟著他一起攪弄風雲，並且將過去屬於林殊的一切帶回來。現在的梅長蘇可以挽大弓，騎著快馬，就算不再以林殊的身分活下去，就算有些故人早已逝去，他也擁有許多珍貴的東西。

一切卻都比不上失去蘭晨的痛，比病痛更加讓他無力，比國仇家恨更令他怨恨自己的無力抵抗。當他醒來已不見那淡藍色的身影，在雲煙繚繞的山裡，舞劍翩翩而起，行雲流水在一招一式間；與自己對坐的人，彎起眼笑著，他們沒有過多的言語，只是靜靜品茗，享受難得愜意；落子於棋盤方格上，那人七巧玲瓏的心，總可以看透自己。

與蘭晨過去十二年相處中，那是他最像林殊的時候，只是蘭晨不知道那是林殊的本質罷了。

小小的身軀蹭著他的衣服，「哥哥好香，是寒梅的香氣，小晨也喜歡。那哥哥叫什麼名字，告訴我好不好？結婚以後小晨才知道怎麼叫你。」上不對下的話語，梅長蘇下意識抱住對方，念著自己的名字，像是對戀人的傾訴。

「我叫長蘇，梅長蘇。」他已經不再是林殊，放下過去重擔，現在最大的擔子就是蘭晨，將自己所有的愛去呵護對方，不再讓眼前的人受一點委屈。

小蘭晨那串手環不知為什麼突然斷了，懷中的小蘭晨轉眼間沒了影子，終究是場夢，梅長蘇哀嘆卻早知結果如此，夢境轉換，是一個他比較熟悉的場景。

「長蘇，你我倆緣分就到此，我陪你走到最後，來世我們不要再見了。」他清晰聽見了，蘭晨在他以為自己要死之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梅長蘇全身無法動一動，他以為自己要死的時候，蘭晨告訴他的最後一句話。

「謝謝你……」他留給蘭晨一句比對不起還要更痛的話語，安詳地閉上雙眼，那時候的梅長蘇相信蘭晨會忘記自己，對方如此瀟灑淡然，很快就會忘了他們倆之間的感情，他便可安心。一切都是自私。

當他可以再度睜開眼睛，內心卻又有一股慶幸，他認為自己可以再與蘭晨共度下半輩子，作為那沒來得及實現諾言的補償。儘管不知該怎麼面對那人，他也不認為對方會拒絕自己，他們是兩情相悅的不是嗎？

一切在看到石碑上刻著蘭晨兩個字的時候夢碎，是他將人推向死亡這條路，他為什麼可以傻到認為——蘭晨不會在乎。

「蘇哥哥、蘇哥哥！」飛流不知道何時來到他的床邊，看著梅長蘇在夢裡痛苦呢喃，少年著急地喚著對方，推了推梅長蘇，對方卻沒有醒來的意思，他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繼續大聲呼喚。

梅長蘇看著夢裡的蘭晨死在自己的眼前，太過真實的夢境讓他膽怯，靠近奄奄一息的蘭晨，牽起對方冰冷的手，靠在自己的臉龐，「這樣不值得啊……」一切是他自願選擇的，沒必要為他犧牲的，他是個混蛋，明明愛著眼前這個人，卻要對方將他推開的混蛋。

蘭晨的身影在他眼前消失，梅長蘇試圖去挽留對方，而已經從夢中醒來。

渾身冷汗還有心驚膽顫，看著在一旁一臉擔心的飛流，梅長蘇這才緩過來，「沒事的，回去睡吧飛流，蘇哥哥沒事的，一早要出發，去休息吧。」

搖了搖頭，卻又點了點頭，飛流知道蘇哥哥不開心，他覺得應該陪在對方身邊，但或許聽蘇哥哥的話才是正確的。

如果壞人在就好了，那個人在的時候，蘇哥哥總會笑。

五、咫尺天涯

他們在路上換上了一身素衣，上了吳山見過傳說中的秦大師。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長，滿面慈祥。他替梅長蘇他們準備好一處廂房，囑咐過弟子替兩人準備好素齋，接著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小道長，不知秦大師是否有其他的客人？」眼看還沒與秦大師聊上幾句，對方就把自己攔在一旁，梅長蘇心裡也是奇怪的，不禁問了替他們帶路的小道士。

「有一位秦道長遠來的貴客，聽說是舊識這才一同品茗敘舊，還望尊者莫怪。」似乎深怕對方生氣，小道士急忙解釋著，說來其實他也不知道那位貴客是誰，方才也只是匆匆看過幾眼。唯一記得的只有對方實在好看，還帶著月白風清的仙氣，雖然實在年輕，卻可以發現別於一般修道之人的成熟內斂。

「不、是一時好奇罷了，若小道長還有事要忙，那蘇某就不耽誤了。」拱手作揖送走了小道士，轉眼飛流卻不知去哪了，梅長蘇想對方也不會闖什麼禍，既然是修身養性的，那就別太拘束對方了。

跑離廂房的飛流四處晃著，吳山四周幽靜、風景秀麗，他百般無聊地晃著道觀各處時，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

「秦大師的見解果然不凡，藺某一屆小輩，能交上你這麼個忘年知己真是藺某福分。」仍是孺兒郎嚙的性格，飛流多麼想上前大喊對方，可是他又害怕像上次一樣，對方說根本不認識他。

「那是您不嫌棄，瑯琊閣名滿天下，可以交上少閣主這樣的青年才俊，那才真是我的福氣。」秦大師很喜歡藺晨這個年輕人，雖然對方有幾年不曾上吳山來，但多年以前那少少幾次談話，卻讓修道多年的他有許多的感悟。

「那就喝了這杯茶，這上好的仙露茶是我去撫仙湖的老店頭買的，你別看他入口味道淡了些，那回甘的滋味是一絕。」纖纖素手捧著精緻的茶碗，茶湯入喉後齒頰留香。

飛流想了想還是回到廂房那處去找蘇哥哥，他一定會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真的是壞人對吧？

此刻的梅長蘇坐在房間裡看書，不知是誰遺落於此地，沒有標明作者與書名，內容卻高妙而饒富生趣。他看得入迷，連飛流匆匆忙忙跑了進來都沒有發現，直到少年喊了幾聲發現梅長蘇不理人，才只好搶下對方手裡的書本。

「飛流你幹什麼，蘇哥哥我正在看書呢，不會是闖禍了吧？沒事、有蘇哥哥在待會陪你去道歉就是了。」本來想要拿回那本書，誰知道飛流搖了搖頭，死也不肯還他。

「壞人，在房間聊天。」不等梅長蘇反應過來，已經拉著人往秦大師那走。

藺晨與秦大師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飛流擋著兩人的去路，梅長蘇跟著與兩人相望，瞳孔因為驚訝而睜圓，頓時忘了言語。

「壞人，一起出來玩，說好的。」氣鼓鼓的飛流拉著藺晨的衣服，他從來沒有對壞人那麼生氣過，就算沒有禮物也一樣，自己偷偷跑出來玩也不告訴他們。

「這不是那時候的小美人嗎？怎麼追著哥哥到這裡來了。」對方就像是只與飛流第二次見面，眼中還帶著不熟悉的陌生，儘管他沒有推開拉著自己的孩子，但那不親暱的感覺與藺晨會特地逗弄飛流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不知這位先生也是秦大師的朋友嗎？我們似乎在霍州見過一面，雖然你當時離得有些遠，但美人我是不會忘記長相的。」對方將目光轉向了梅長蘇，帶著審視卻不會讓人感覺無理與不舒服，還有點像當初看到中火寒毒的林殊，那時候藺晨給他的感覺。

說不上來心情有多麼複雜，當他控制不住自己把人抱入懷中，梅長蘇覺得自己的心跳不是一般快速，他可以聽到清晰的跳動鼓譟。

「藺晨……我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著你，再也無法對你說……」話語中帶著哽咽，無法細細去思考剛剛對方說的那些，只知道不能再放開了，若是再任由對方消失在自己眼前，梅長蘇覺得自己一定會發瘋。

懷裡的人用手抵著梅長蘇的胸膛，他們之間保留了那麼一點空隙，並沒有碰在一起。

「沒想到這美人兒那麼急躁，這才再度相遇就有這般待遇，沒想到會被這樣的美人兒給記住，那是藺某榮幸。」嘻皮笑臉地調侃帶過梅長蘇似乎有些無禮的舉動，藺晨就像對於陌生人一般溫柔，不帶自己的情緒。

僵直了身子，他沒有認錯人，這是藺晨，與他相處十幾年，最相惜與相知的人。現在人就站在他眼前，觸手可及卻咫尺天涯。

「尊者這位是貧道舊識——藺晨，因你們幾乎是同時抵達此地，方才稍有怠慢還望海涵，我與他多年不見，所以才多與他聊了幾分。不知兩位也有認識，不如隨我到裡面一敘。」在秦大

師說話的當下，梅長蘇看在老道長還在場的情況，才稍稍將藺晨放開，卻忍不住往對方那裡站去。

原本站在一邊的飛流更是直接，僅僅揣著藺晨的手不肯放，有些不習慣壞人並不會來逗弄他，只任由著飛流牽著手也不多說些什麼。

「壞人……」飛流突然停了下來，他並不喜歡這樣，雖然討厭藺晨欺負他，卻更害怕對方不理他。眼前這個人教會他什麼是好玩，什麼是好笑，帶他吃過許多好吃的。心裡明白藺晨有多麼疼愛自己，而現在卻把自己當作剛認識的小孩，沒有帶著過去的關懷，他不喜歡這個壞人，這不是他的藺晨哥哥。

「小美人，哥哥不是什麼壞人，給你糖吃，叫一聲藺晨哥哥好不好。」藺晨將糖塊放到飛流手中，他不知道眼前這孩子是誰，但總覺得充滿好感，心裡似乎渴望著對方叫自己一聲哥哥。

「哥、哥。」不習慣，但看著藺晨那雙眼睛，飛流難得妥協，在叫出稱謂的瞬間，藺晨的笑意好像更濃了一些，滿意摸了摸飛流的頭。

「真是個好孩子。」一雙眼笑得像狐狸一樣，同時目光又轉向了一路上一直看著自己的梅長蘇。

「不知藺某是不是真有那麼好看，讓先生眼睛都轉不開，那還真是罪過。」梅長蘇這才發現，自己的注目不知收斂得太過明顯。

他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藺晨忘記自己了，忘記飛流了，或許忘了之間與他們相關的一切，那個藺晨是在認識梅長蘇之前的人，不淌這世俗渾水，獨善其身。